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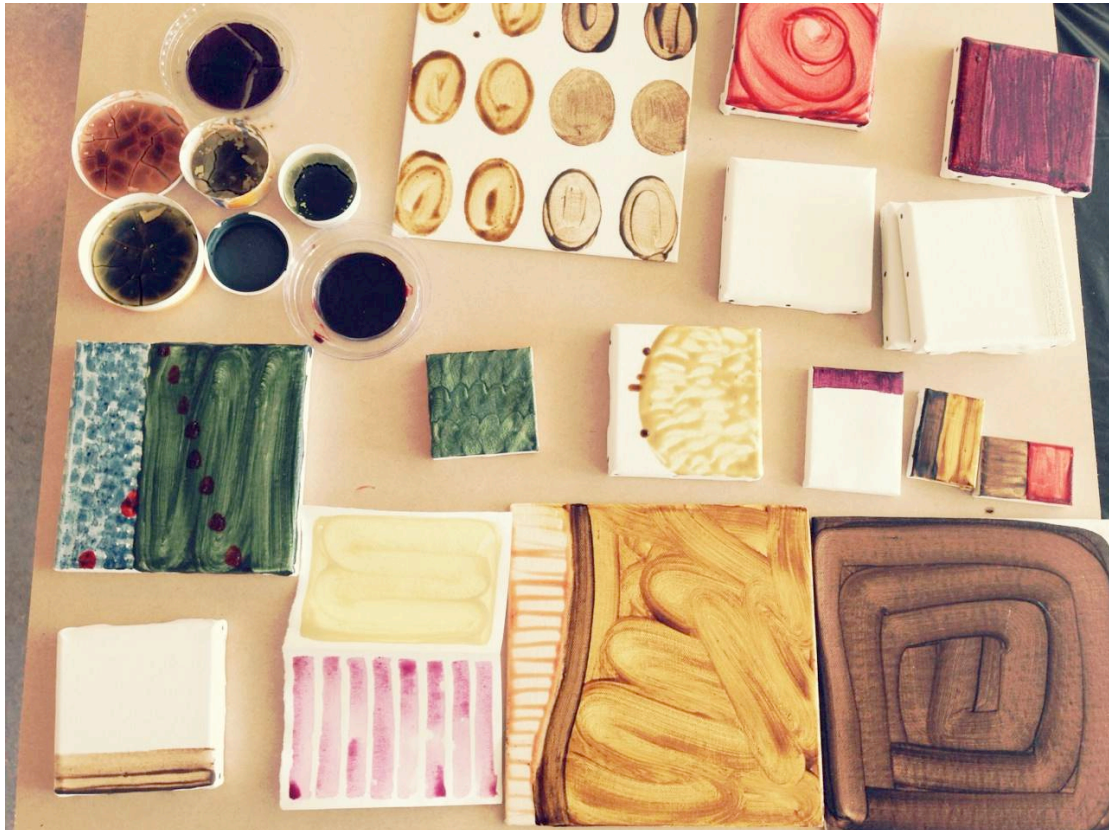
《繪畫作為保存術—芬蘭、愛沙尼亞》成果報告書

■黃華真

一、最好的相遇

Malla Tallgren/ Finnish material scientist

瑪拉·達拉格仁：支取世界的恩賜



以本次工作坊採集到色素做成的顏料及使用其完成的畫。

「保存、修復、保護、預防傷害，這些是我的專業背景。只是最令我著迷的就是顏色。所有性質的基底中，油彩總是最單純的構成，對於顏色的表現卻是最豐富的，而且歷久不衰。」

材料學(material class)是芬美院(kuva)繪畫系(painting department)的特殊學習，由材料學專家瑪拉(Malla Tallgren)負責全部的課程與設備規劃；據說這門課從1848年創校以來就存在。

瑪拉在每年夏末會開設一堂到森林裡採集自然色素的Pigment From Nature工作坊，參與這個工作坊是此行的最大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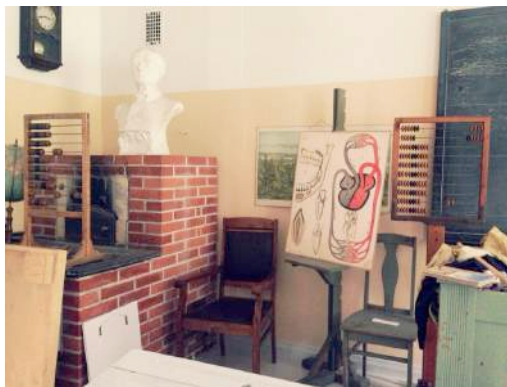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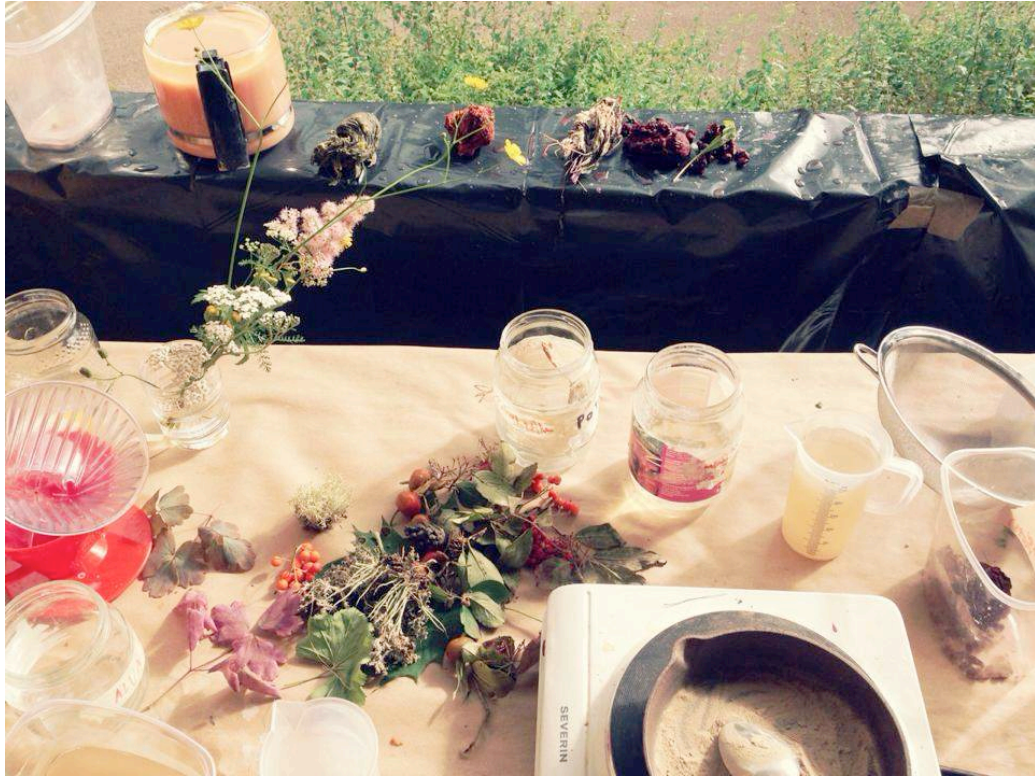
2013年在芬蘭美術學院交換的期間認識了材料學專家瑪拉。她的專業及謙遜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與她的對話中，專業知識外，我更找回每個喜歡油彩的理由，並再度肯定其不可取代。除Tate Modern, Kiasma等美術館藏近期反映出對油彩保存價值的肯定，瑪拉的實驗精神、重視手作並且堅持對成份瞭解的態度也令我感到受益非常。「自己做的最好，因為你便知道所用的東西是如何形成的，也就比較放心。就像你會想知道盤子裡的食物是怎麼來的一樣。」瑪拉常這麼說。不同於只要一通電話就搞定採買的臺灣，在那裡，我學習到透過手作，許多事物我們是有能力也有權利掌握其品質的；也因為她，才發現許多材料是由於語言轉譯間的遺失與犧牲產生使用上的謬誤，因此在正確且直接的管道下獲得知識是極其有益的。

工作坊在芬蘭東部的曼圖哈留(Mäntyharju)舉行。即使曾是芬蘭人在自由精神上獲勝的冬日戰爭的重要據點，鄉村必臨人口外流的仍然不留情地上演——這裡成為有些意興闌珊的觀光景點——使得原本就給人簡單質樸印象的芬蘭印象更加立體。除了去年在拉普蘭(Lapland)的短程旅行，在工作坊的日子是我第一次經驗芬蘭的鄉村生活。

第一次真正經驗森林的日子。



自然色素採集工作坊為期五天，我們住在一座被森林包圍著、有著將近兩百年歷史的木造校舍裡，當然沒有網路。大家在校舍裡找自己喜歡的角落歇下，然後用桌椅各自做成屏障。我的位置在一間充滿老舊地圖跟可愛小東西的教室。早上時候瑪拉會為大家煮一種看起來就超級健康的麥片粥，廚房總有熱著的咖啡。



(上) 我的工作台 (下) 住了五天的教室房間

五天的時間當中，最大的學習就是發現並且感激自然的恩賜，和如何支取。每天主要的工作就是在走廊上烹煮著搜集來的植物：葉子、野梅、花、蘑菇，實驗各種配方。

「關於（來自自然的）色素和顏色，它們總是在那裡。我們是這麼地息息相關，而且從好久好久以前就開始了。」

「我只是告訴你，世界上充滿了顏色的資源。植物、沙、土，你可以試試不同的方法，因為它是充滿可能的寶物，有時候你會得到超乎想像的結果。有一個瑞典的畫家 **Elias Brenner**，他有一套從 1860 至今保存珍藏的自製色票。你所做的黃色就跟其中一個顏色是一樣的！（她突然想起什麼似地翻起一本圖鑒為我找到）就是這個！**betulaceae**，這在拉丁文就是樺的意思。這個來自自然色素的顏色在這麼久以前就有了耶！今天你仍然在萃取一樣的東西！你想想，這實在太特別了！你看到樺樹是白色的，葉子是綠色的，但你萃取出了黃色的色素，而你明白那是那棵樹的一部分。當你將它們乾燥研磨，裝成一袋袋旅行，那你就是帶著一小部份的曼圖哈留。這不是很棒嘛！我覺得呀，這就跟那些在旅行時候搜集土壤帶回家，是一樣的心情。」



在曼圖哈留採集到的砂礦色素，瑪拉為他們命名 raw Mäntyharju 和加熱炒過顏色較深的 burnt Mäntyharju 1 號 2 號。我認為很幽默。

和去年在材料學教室一樣，瑪拉從來不曾限制我們；她會提供一些簡單的建議和說明，接著便慈愛地在旁觀看，突然想到什麼便興奮地開啓討論和實驗，然後我們會得到超乎想像的古怪知識。

常覺得戴著紫色橡膠手套並排站在工作桌前、盯著鍋子裡噗噗滾著植物色素水的我們好像是在蒙特梭利幼兒園的孩子，偷偷享受著芬蘭式冷靜又默默歡樂的同儕生活。

從自然採集的色素主要分為有機及非有機（礦物類），成品分為乾燥的塊狀色素(true pigment)和濃稠的墨汁餅(ink)。大致上來說，有機的色素（來自植物）以加熱及催化的方式取得；而礦物類（沙、石）則是以淘洗法取得。瑪拉提供的配方都是百年古法，所使用的催化劑也都是最簡單的成分。幾乎所有的色素都可以明礬、蘇打、碳酸鉀萃取出；依據當年的生長質地與不同組合的配方，每一次的烹煮總能帶來驚喜。



砂礦色素的萃取與採集。

在工作方的期間除了萃取色素的製作外，也有許多與自然相處的時間和與芬蘭人更深入的相處。在工作坊期間與瑪拉有大量的談話。我知道這樣的相處方式對習慣沈靜寡言相處的北國民族來說並不容易，而這是她表達珍視著這時光的方式。每一天除了配合兩公里外食堂的限時午餐外，大家可以決定自己整天的行程和進度。身為唯一沒有腳踏車的外國人，我總是得先出發。大部份的時候瑪拉會牽著她的腳踏車陪我一起走。總是森林的範圍：在往食堂的唯一柏油小徑、在往砂礦的土路上；在全木造桑拿小屋面湖的看台，在沒有燈也沒有路的森林，我們天馬行空地交換深觸民情的話題與意見：各式各樣對顏色的視覺情感、擁抱的意義、身體距離的認知、眼神交流的禮儀、桑拿文化中裸體與羞恥的關係，以及重新回到一個居住過環境的特別歸屬感。



(左) 從工作坊帶回待乾燥的色素。

(右) 研磨瑪拉從愛沙尼亞帶回的綠石頭萃取色素。

這樣豐富而深刻的互動持續回到赫爾辛基的日子。在曼圖哈留五天的工作坊結束後，自然色素的萃取完成，個人可以自行決定是否將色素製成顏料、和顏料的性質。也許知道來這趟不容易，以為只是點頭之交、在芬美院的大家都以自己的方式提供我許多有形無形的幫助：瑪拉讓我在材料學教室盡可能地工作，全方面提供所需的知識諮詢，遠遠超過工作坊的預定目標；接待處借我正式生的鑰匙讓我能自由進出學校、學生餐廳的小哥不驗證件提供學生價、朋友工作室的門也從不上鎖，讓我有一個歇息之處。





在芬美院材料學教室研磨、記色的過程。

回到赫城幾乎有空就到材料學教室找瑪拉報到。

「開始做你就開始學會了。」她總是這樣說。顏料的製作過程並不複雜，但反覆研磨、集收需要極大的耐心與氣力。不同性質的溶劑會為同一色素帶來不同的色澤風貌，瑪拉稱這迷人的差異是「偉大的豐富」(great richness)。在有限的時間內能練習的項目有限，我學習了如何將色素製成水性（阿拉伯膠、印第安墨膠）與油性基底的顏料。由於自然色素的採集量及其有限，許多顏色的色素量其實不足製成顏料。瑪拉建議我製作後即刻使用，以畫作的形式將其保存——這是一種浪漫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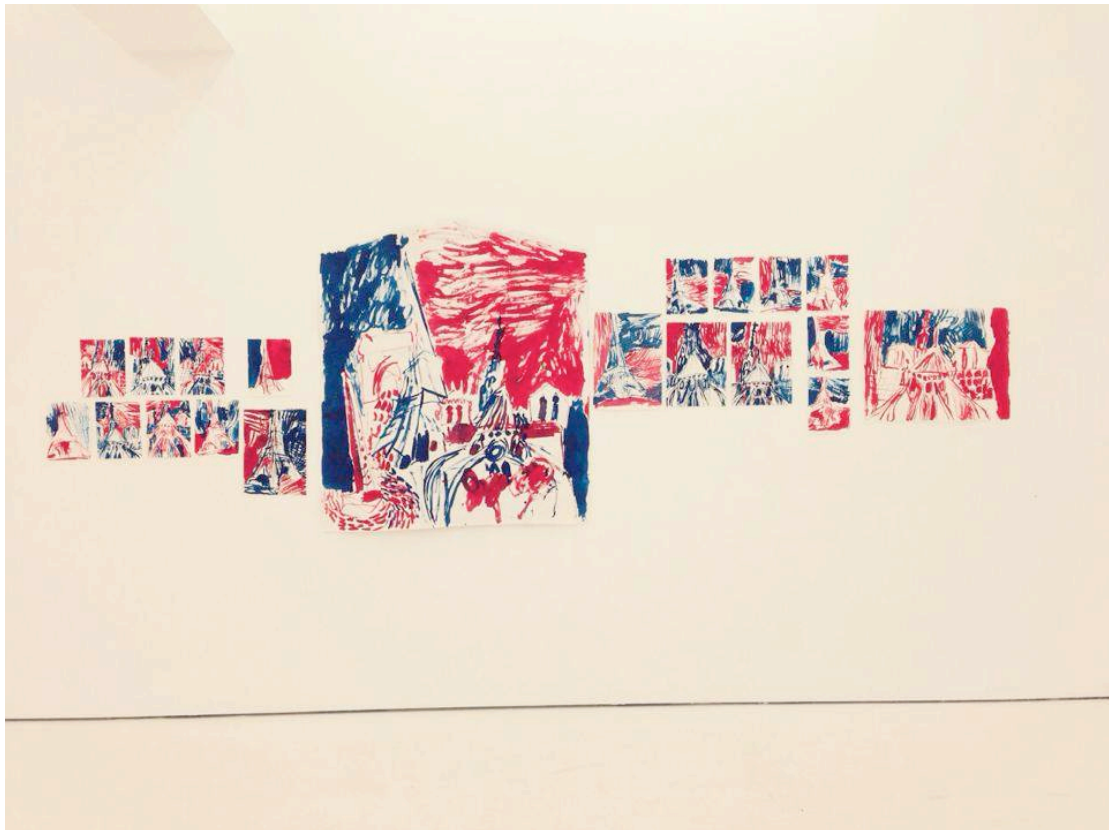
最後一天我把一張用了幾個不同自製顏料的小畫送給瑪拉，喝完最後一杯瑪拉煮的午後咖啡，我們互相擁抱，在材料學教室告別。「這次回去之後，你就有了不同的眼光。帶著在這裡學習的方法，無論到哪裡去，所踏的土地都能成為材料的寶庫。你一定能找到並且製作出屬於你自己的顏色，獨一無二無可取代的顏色。回去，找到那裡特別的色素，然後稍個信息與我分享。」



最後將所剩的色素全部做成較為方便運送的水性顏料餅。

Anna Retulainen/ Finnish Painter

安娜·列圖萊寧：看來細小卻深重的



Anna Retulainen's exhibition "An Evening in Paris."

Sunday, August 31st 2014 starting at 7 pm, Helsinki Contemporary, Helsinki, Finland.

「……我決定把一些（在非洲畫的）紙上作品錶框。錶框是為了提醒觀眾跟作品之間的距離。就像我曾經畫我母親的那些作品。我想要保留一些空間，那些只屬於我的東西。我決定做一個只有三小時的展覽。我邀請人來看，而當他們（願意來）看到分享到了，就夠了。不需要更久。」

和安娜約在她的工作室見面。開著紅色 **golf** 刷地甩進停車位，夏天的安娜看起來比印象中更加神采奕奕。印滿熱帶動物的 **T** 恤配上薄羽絨背心、緊身牛仔褲和黃色夾腳拖，她的膚色曬得很好看。

安娜的工作室很大，也很亂得很親切，隨地都會踩到小畫的那種亂。有張椅子上有一包撒開的糖，她說因為不關窗，所以這裡住了一隻小鳥，是小鳥吃的。和安娜也是 2013 年在 **kuva** 交換的時候認識的。當時修了一堂她開的課「身體線條(**physical line**)」，大大更新我對素描與基礎練習的想像。安娜非常重視線條(**drawing**)，但不是技巧取向的態度，而是一種對生活內化後即興(**jam**)的肯定——也可以說是對許多難以一眼辨認過程的肯定。為時不長的相處確為來自亞洲，對作品認知態度相對功利的我，帶來重新省思作品意義的機會。

她說我來得真是時候，剛好可以看她的展覽。我們聊得很多，大部份是她在說話。操著美好的英國腔批哩啪拉地跟我分享她去非洲駐村與旅行的故事（剛好就是去年我們的課結束後）。

「那裡的方言沒有文字，所以沒有什麼是你能確定被留下來的。比方說你問他這個洞穴是什麼時候開始有的，他今天可能說五十年前，明天他可能說一千年前。但他不是故意要說謊，只不過是說他所知道的，知識是浮動的。

「那是一個全然未知的地方。我們幾乎沒有任何共識。比方說你，你從台灣來，但你用 **iphone**，用電腦。可是那裡的人甚至不知道網路是什麼。許多東西都只有一種選項。

「在藝術村裡我們有自己的馬桶和淋浴設備。可是我發現我不知道自己在這裡幹嘛。我以為我知道一些事，比方說這裡很熱，或者廁所就只能是一個洞。可是然後呢？這地方好無聊。這是我來這裡的目的嗎？我仍然對這個地方一無所知。所以當我先生來看我，我們旅行了一陣。他走之後我決定向北。我的嚮導帶著我騎機車旅行。他們辛苦工作一個月就為了一歐元。你能想像嗎。有時候他們爭吵煩人，我真想就給他們一歐元兩歐元叫他們閉嘴。可是這能改變什麼呢。比方說他們對很多事很害羞，或者認為不應該多談，但是卻可以大聊五六個太太的事，而那些對我來說真是難以忍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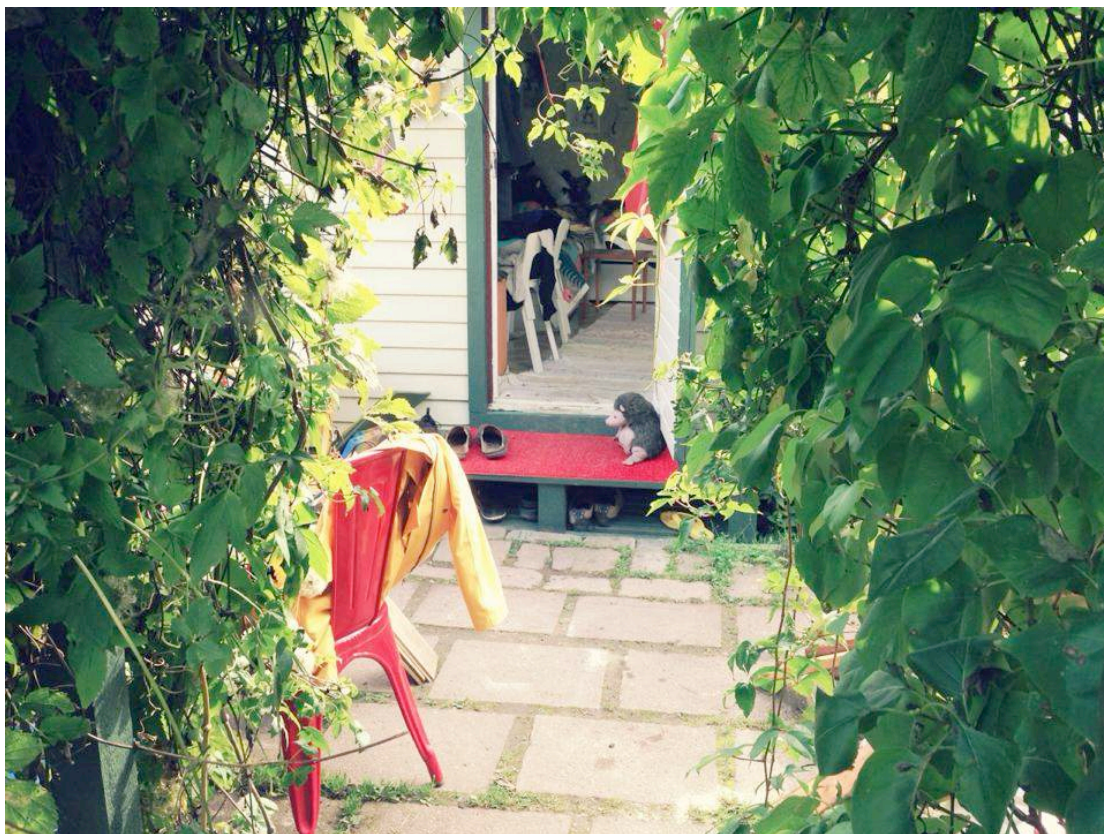
「任何認知好像都不在知識之內。我開始思考什麼是家庭，什麼是家，什麼是生活。我需要釐清，我需要一些時間思考，跟自己對話。我想要想清楚到底非

洲是什麼，在非洲的日子看到的是什麼，而什麼不是。但是三個月夠了，我必須離開，必須離開。所以我決定去巴黎，那個不是芬蘭也不是非洲，我知道但未久住過的地方。

「巴黎很美，問題是太美了。每個人都在追求一個漂亮的殼子。很多東西因為這樣變得複雜。可是在非洲，很多東西只有一種選項，簡單很多。

「我必須寫下這些事，這些若非親身經歷連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事。就是這本畫冊。你要讀一讀，因為他們都是**真的**。」

「你想看什麼都可以看，不過大概也沒什麼好移動的，因為大部份的畫都展開了。」說到墨水的時候，她把整卷的作品攤開給我，並且大方地跟我分享使用墨水的效果，輕鬆又親切地指出自己喜歡的細節跟我討論。空氣中漫著開朗的信任，讓我想到以前在學校工作室串門子的時刻。來之前我一直練習跟禱告，想著要問什麼，希望能有些「有效」的對話和記錄。但兩個小時下來，我突然明白這個據朋友描述是「芬蘭前百分之二成功藝術家」的安娜，是以一種跟遠方的朋友見面的心情來到這裡。那些我想像的，名家或者長輩的「建議」都沒有必要了。是什麼牽引我想再度踏上芬蘭，與她好好聊一聊——真摯直接面對作品與生活的態度，和相信繪畫能帶來什麼的心意，是她一年多來存在我心中的映像。再次見面有更深的肯定，就足夠了。方法什麼的從來不是重點。本來想著問問能不能拍張照，最後也作罷了，好像那會破壞此刻的親密。我好好地看看，那對我來說親切到幾乎是日常的空間，然後記在心裡就好。



安娜在共布拉的小屋。

想不到有第二次的會晤。安娜邀請我到她的夏日別墅，位於赫爾辛基的共布拉(kumpula)花園別墅區。她穿著簡短的破牛仔褲把一大袋肥料頂在頭上向我走來。少了展覽開幕時的妝和髮膠，真正的小麥色肌膚和毫不遮掩的龜裂腳跟，我好喜歡這樣的安娜。

她的小屋跟為冬天準備整修中的花園跟工作室差不多亂，但是多了溫暖的生活痕跡。牆壁和天花板的交界貼著她自製的青蛙速寫飾條，當然是紙做的。我們

用紅色的琺瑯杯啜著紅色的草莓汁，坐在她的院子裏聊天。她說紅色曾經是小時候最討厭的顏色，因為那很像血。但現在小屋充滿了紅色的生活品項，適合充滿綠色的這裡。「我強迫畫廊的人都必須來這裡看看，從五月開始我一直生活著的這裡。對我來說，照顧這裡的植物跟畫畫——或所謂的做作品，是一樣重要的事。它們基本上是一件事。」

談話期間，安娜不時會分心起身趨趕小鳥，或是突然拿起剪刀修修枝，又或是抓起蜜棗啃食。這些舉動讓我明白她是真實地在這裡生活著。

「你怎麼知道這麼多園藝的事？」

「你就是學(you learn.)，就像你學藝術一樣。」

「噢！…抱歉我問了笨問題。」

「不，那不是問題。如果十年前你這樣問我，我可能會說這是很複雜的事。但現在我明白了，這就是學習。」

一起離開的時候我把安娜的刺蝟造型小鐵門闔上、扣上小蛇造型的門栓（安娜說這樣的造型安排很合理，因為刺蝟會吃蛇），輕輕地說了聲 **good bye**。但安娜一手揮掉我的惆悵：「哎呀不用這樣告別，你們會再見面的！下次你來的時候我們在院子裡煮飯吧？一定很好玩！」

想起聊到芬式互動的時候，安娜說過，芬蘭人用芬蘭式的思維。他們可能對於回信很懶惰。但是他們歡迎你的心總是真的。曾經住過瑞典幾年，就像美國式的你好嗎我很好一樣，對他們來說，馬上回信說真好呀歡迎你來之類的话只是一種禮貌。你會發現當你到了那裡之後，要見上一面是多難。但是芬蘭人不一樣。一旦將你看為朋友，那就是一輩子了。他們可能不會馬上回信，或者看來並不熱烈，但是他們心裡想的是，你說了會來就是會來，而你們會在這裡見面，共同度過一些時間。

教書、賣作品、補助，身為藝術家，其實安娜的生存方式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祕訣，作品不被理解珍重時感到的傷心也是一樣的。才明白，讓她整個人總是閃亮亮地，是 **always having fun** 的態度，和對繪畫及作品的信心。

安娜慢慢騎著她的腳踏車陪我走，一邊介紹美麗的共布拉週邊：瘋癲的作家住宅區、英式時尚的小菜園區、女人醫院。突然我們臨時決定要去阿拉比亞 (Arabia)，我說我真喜歡這種沒有計劃的探險(adventure)。到了 arabia outlet 的門口我們道別。這次是真的，但是像是明天見的那種。對於擁抱安娜還是有點僵硬，但我知道我們都很開心。

「後會有期(see you someday somewhere.)。」



Flo Kasearu/ Estonian Artist

福樂·卡塞亞路：即時紀錄、不斷更新的「故居博物館」



「四月二十四日是我們的開館紀念日，也是我的生日。這是好的，現在我們在這裡四年了。身為一個女人，我可不想慶祝 29\30\31 歲。有棵樹在我的院子裡，像是一把插在土裡的大筆刷。基於繪畫的背景，我願意相信這是一個幸運的徵兆，更加確定要把這間房子做成故居博物館(house museum)。這棵樹是本博物館的傳奇，有時候我到後院來摸摸它，就覺得很有靈感。你也可以試試！」

必須先介紹一下愛沙尼亞的塔林(Tallinn, Estonia)。去年才在芬蘭開始認識這個城市，兩國間緊密卻帶糾結的連結、在芬遇見的愛沙尼亞藝術家的作品都奇妙地讓我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觀光蓬勃發展、電子科技先進，勞力卻相對便宜；藝術同樣輕盈、慧黠，也同樣透著一種悲傷——那種來自歷史的複雜認同。對我而言，這個城市吸引人的不只是童話般的美麗景色，而是一種鄉愁似的感情：這個遠在天邊、曾經「波羅地海三小國」之外毫無印象的城市竟不斷讓我想起台灣。縱使有某種處處牽引的奇妙關連感，我所認識的「愛沙尼亞」式的作品卻與大量使用畫布、重視厚度與保存的自己大相逕庭。那些藝術家們看來習慣了一種「帶不走也不需保留」的態度，這點似乎與許多藝術家共有的街頭 (street art) 背景脈絡有關——塗鴉是即時甚至侵占(occupy)式的。

一次偶然的機會，從朋友獲得了福樂故居博物館的介紹簿冊（附 google translate 翻譯一團糟的中文版本——當然是福樂的幽默），被「保存」邏輯貫穿的作品計劃深深吸引。去年的塔林旅行與福樂錯過了，很高興這次有機會真正面訪。

福樂故居博物館位於塔林 Pebre 8，這幢木造房屋已有百年歷史。歷時四代，經歷俄羅斯共產時期的徵收及愛沙尼亞獨立前的三不管狀態，福樂在四年前重新獲得了祖產的使用權。從此這棟房子成為她的家、作品的核心軸線以及展示的空間。她管這裡叫 Flo Kasearu House Museum，一個即刻記錄，不斷更新的「故居博物館」——當然如你所見，主角仍精力充沛地活著創作著。於是第二次拜訪喜愛的塔林。下船後立刻走到福樂家，她有和照片一樣結實黝黑的肢體、強悍堅毅的眼睛，和照片之外的可愛與親切。

兩個多小時的時間，福樂以流利又幽默的英文為我解釋這棟房子的由來和每一個作品的意義，她並且解開圍條讓我進入她房間觀賞 tour video，說這是特殊許可。27 吋的 imac 在這百年的木造房間裡意外合適。我為她刻了一個「福樂美術館」（我認為這是更好的翻譯）字樣的印鑑（公司章大小），想必很實用；她則以館藏出版的名信片（當然都是她的作品）、後院種的蘋果做成的蘋果派作為回禮。

「福樂美術館」具備一切「美術館」和「故居博物館」應有的設備：當期展覽、常設展、用圍條隔著的藝術家故居展示（當然就是她生活著的房間）、販賣部、咖啡桌，甚至還有駐村空間和兒童遊戲區。



和福樂交換禮物和購買的紀念品。我並且邀請她參與自己的《26 歲的顏色 Colour Pocket Vook Project》計劃。colour26.weebly.com

「在愛沙尼亞，藝術家通常必須辛苦一輩子，然後在他死的時候成名。可是我不想像那樣。我現在就想成名。所以我想把在這裡生活做一個計劃，一個進行中的故居博物館。」

福樂並且提到，在人口不多的愛沙尼亞，藝術家辦展覽是需要付費的。而既然住進了這幢大房子，應當好好利用空間。除了作為免費的展示空間，也為要在這裡的生活與地連結，因為從此這裡就是家了。一開始的時候，這棟沒水沒電、曾被佔領摧殘的老房子和現在的樣子相去甚遠。福樂邀請學校的朋友一起進駐，

用美術系出身的雙手一點一點將這裡清理建造，然後他們有了可愛的兒子溫特，而這裡越來越多生活的痕跡，越像家，與這裡連結的作品越多，館藏也越豐富。館內的作品非常精彩，並且幽默。而我想特別提到的是，對於「擁有的不安全感」。

《NIGHTMARES OF THE HOUSE OWNER》(Graphite on paper, 21 × 29,7 cm. Series of 16 pieces. 2013)是懸置在樓梯間的十六幅鉛筆畫是身為房屋擁有者福樂所想像，失去這裡的各式（不太可能的）可能：地震、火災、水災、被雷劈中、海嘯、外星人、都更等等，用以提醒自己歸屬卻不能太依賴、這得來不易的幸福有一天可能灰飛煙滅。

幽默灑脫透著淡淡的，恐懼失去的氣味。之中的可能性太過複雜，連結至歷史、民族性、生命經驗——那個時刻，站在之於台灣幾乎是世界對角的斯堪地那維亞，我咀嚼著這不顯眼卻令人在意的氣味。再次肯定身而為人，我們對連結與歸屬的渴求。而討論這樣真實渴求的作品總是向真實與深刻。



NIGHTMARES OF THE HOUSE OWNER Graphite on paper, 21 × 29,7 cm. Series of 16 pieces. 2013

<http://flokasearu.eu/muuseum/nightmares-of-the-house-owner/?lang=en>

「你很小隻，我們載你一程吧。」離開的時候她這樣說。(竊喜)結果是福樂把副駕讓給我，自己縮在扣除兒童(上面坐著溫特)座椅、剷雪地基工具之後所剩無幾的後座空間。

幸好要去的地方不遠。道謝下車之後，我握著她送我的海報(另一個紀念品)趕往另一個約，一邊想著很感謝自己真的來到了這裡。許多資料與照片其實在網路上都能找到，我也特別恩典地有好朋友幫忙翻譯解釋了許多。但這些永遠都不能取代 **be there** 的體驗；就像通訊軟體永遠不能取代關係中電話或者會面的溫度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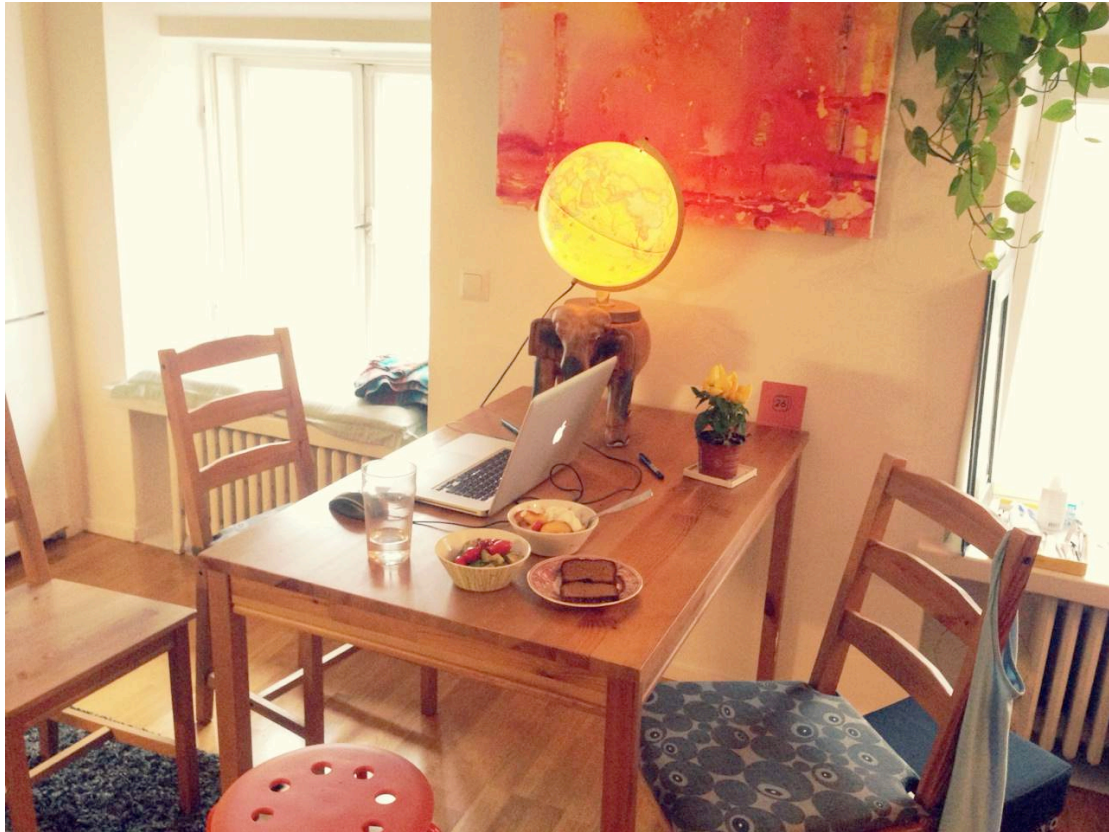


Flo Kasearu House Museum

<http://flokasearu.eu/museum/>

Solveig Lindroos

索勒維·林德羅：接納自己的特別之處，成為特別的人



索勒維的公寓，這次旅程在赫爾辛基的家。

索勒維是這次旅行交到的新朋友。為節省住宿的開銷而找到的短租主人，是一位畫家。擁有芬蘭瑞典人背景(Finnish-Swedish)的索勒維特別地開朗好客。藝術家的身份之外，畢業於奧圖(aalto)藝術教育系的她也是一名美術教師，並以此為生。

一個月的時間，我們共同生活在她的公寓。隔著一塊布簾，她把雙人床充滿的空間租借給我，自己則使用在沙發後的另一半空間。索勒維沒有回家的日子我就理所當然地享受單人公寓；但也總是期待她在家的早晨，我們會坐在窗台上聊天。

對髮色的審美、飲食方式、旅行方式、芬蘭家庭的結構與關係、重視個人發展的教育方式、家庭不完整造成的霸凌現象和破碎關係、約會的程序、男女關係與婚姻。她在各方面提供深入並極具價值的資料與意見，讓我有機會更細緻地認識芬蘭，及主流學院體系(kuva)外芬蘭藝術家的處境。

最後一天和索勒維的早餐時光是這個旅行最大的禮物之一。不知道為什麼我們聊到眼睛，我說道其實我的眼睛有先天的缺陷導致不能對焦。她則告訴我她也有眼球結構缺陷導致的弱視，也開過兩次刀。

「我的眼睛也不能對焦。當我開第二次刀的時候，那時候的男朋友非常生氣。他問我為什麼要勉強自己做這樣的手術只為了看起來和別人一樣，並且說這麼一來我就不是我了。那次之後我決定這輩子不再開刀。我漸漸明白，在這件事上跟人不一樣並不是不好的，我們不需要勉強自己去成為像別人的樣子。有時候有些人一直問你或是提到眼睛的事，他們可能說這樣好特別。以前的我並不相信，但是後來我慢慢地瞭解到，有一些在乎你的人說的是真的。他們並不看這是缺陷，而是真的看這為你的特別之處，而且為之著迷。我想對身為畫家的我們來說這更是特別，因為我们的作品來自我們的獨特視野。更特別的是，你和我，幾乎是來自世界的對角那麼遠，卻有著相同的處境，並且能夠彼此分享。」

眼睛被淚水充滿。「我從來沒有遇過跟我一樣的人，跟我做一樣的事，對我說這樣的話。能在離開之前聽到這些，真是太好了。」

索勒維起身給我一個擁抱，搖搖我送她的作品明信片，「所以這個禮物更有意義了。」



二、認識與更新

此計劃以材料學的知識吸收為主軸，也將藉由現地觀察與訪談去了解芬蘭及至北歐的藝術生態，比照台灣，討論現今繪畫的定義、位置與更新的可能。同時將聚焦於與台灣截然不同的自然體驗，把握氣候覆蓋影響之下的知覺與文化差異衝擊進行記錄與創作。

我渴望並且相信一種由深處而來，不能被時間所定義的、以存續的時段來說明的感覺與經驗。我們憑藉心靈之眼去體驗，並竭盡全力將它保存下來。我相信這些保存下來的真實與深刻讓我們看見生命的盼望，也是我創作的目的。正如將旅行時遇見的故事、風景帶回，成為別人的祝福一樣。繪畫於我正有一種保存術的意義。因為視其為一種保存術而繪畫，又因為看保存為重而相信繪畫。無論如何發展或簡化，它是從亙古被留存下來的記錄方式，其本質是歷久不衰的。而油彩這個傳統古老的媒材更是我所鍾愛而不能割捨的——大量可循的歷史於我而言有一種信賴感。

「藝術具有保存力，而且是世界上唯一能夠做到歷久不衰的東西。」

——德勒茲，《什麼是哲學》

衷心感謝讓這個旅程成真的海外藝遊專案。二次踏上曾經居住過的城市，感覺非常特別。除了上述四位重要的人物，倍受恩典的我其實在整個旅程當中不斷經歷最好的相遇。除了知識與技術，大量的相處與訪談更使我認識與學習重要的美德：認識並珍惜自然的供給、不求速成的學習態度，及深刻實在的友誼。同時帶我更多認識喜愛的芬蘭和自己，並且增厚了連結。

與重要的朋友再次連結、與新的朋友建立關係。向曾經受到照顧的人當面說聲謝謝，向曾經有不愉快的人伸手和解。向不認識台灣的人解釋台灣。帶著從芬蘭開始的作品《26 歲的顏色 Colour Pocket Project》計劃回到芬蘭，邀請新朋友和去年沒能鼓起勇氣邀請的人參與。更自在的相處，更多理解，更多的笑容，更多擁抱，更多談話。

用自製顏料繪製的小畫是曼圖哈留的一部分，是芬蘭的一部分，也是我重新認識喜歡畫畫的自己的一部分。帶著它們，還有瑪拉所說的，新的眼光（材料雷達）回到台灣，期許自己將在路上受到的祝福帶回家，然後成為別人的祝福，就是旅行的意義。

附錄

行程表

一、期程(起迄時間)：自 西元 2014 年 8 月 20 日 至 2014 年 9 月 18 日

二、行程規劃與內容說明：

行程以拜訪 Professor Malla Tallgren (材料學專職教授，芬蘭美術學院) 及參與材料學課程工作坊為主，並包含體驗自然的紀錄、赫爾辛基年度藝術節的衛星展演、參訪藝術家工作室、美術館及藝文空間。目前工作坊的確定時程較預期稍短，於 8/25-29 在距離赫爾辛基市區 2-3 小時火車車程的 Mäntyharju 森林區舉行。考慮到結束後可能有延伸的研究，行程會以其為主視情況稍作調整。

| 日期 | 行程 | 備註與說明 |
|---------|---|---|
| 8/20 | 抵達赫爾辛基 | |
| 8/21 | 參訪芬蘭美術學院工作室 | |
| 8/22 | 探訪芬蘭畫家 Anna Retulainen | |
| 8/23 | Kiasma | 赫爾辛基當代美術館 |
| 8/25-29 | Pigments from Nature Workshop In Mäntyharju | Professor Malla Tallgren from Finnish Academy of Fine Art |
| 8/29 | Sinne Gallery Free Art Space | Free Art Space 隸屬於赫爾辛基藝術大學，是 2013 秋季才開始的新空間。 |
| 8/31 | Anna Retulainen: An Evening in Paris | 三小時展覽 Helsinki Contemporary |
| | Movie Picnic (Helsinki Festival) | 赫爾辛基節慶週(Helsinki Festival)－芬蘭最俱規模的年度藝術節，於每年晚夏舉行。 |
| 9/1 | Material room | 色素後製 |

| | | |
|---------|--|--|
| 9/2 | Material room | 色素後製 |
| 9/3 | Finnish National Gallery (Ateneum Art Museum) | 奠定芬蘭精神角色 Muumi 作家 Tove Jansson 100 冥誕紀念回顧展 |
| | Material room | 色素後製 |
| 9/4 | Material room | 色素後製 |
| | Anna Retulainen: Memory At Helsinki Contemporary | "I draw from observation; the observation is pure. I don't know what I see, and I can't understand what functions the objects and occurrences I witness actually serve. I have painted from memory. The paintings are attempts to go back. I wanted to be as frank as I possibly could, to paint as soon as I came back home before the traces in my mind would vanish or become something else. The original observation is less present and more diluted in the paintings. While they aim to evoke a colour or shape that I once appreciated, what now remain are mere fragments from the past. As if I tried to remember a person who had passed by or a scenery that I'd left behind." |
| 9/5-9/6 | 塔林 (Tallinn, Estonia) | 探訪藝術家 Flo Kasearu (House Museum by Flo Kasearu) KUMU (Art Museum of Estonia) |
| 9/8 | Material Room | 色素後製 |
| 9/9 | Material Room | 色素後製 |
| 9/10 | Material Room | 色素後製 |
| | Kuva/Tila | 隸屬赫爾辛基藝術大學的展演空間 |
| 9/11 | EMMA | Espoo Museum of Modern Art |
| 9/12 | Merimiehenkuja | 森林 |
| 9/13 | 再訪 Anna Retulainen | Kumpula |

| | | |
|------|--------------------------|---------------------|
| | Arabia 陶瓷博物館 | |
| 9/14 | Harakka Island 藝術家工作室 | 距赫爾辛基市區船程約三十秒的藝術家聚落 |
| 9/15 | Sepänmäki | 森林 |
| 9/17 | Material Room | 色素後製 |
| 9/18 | 回返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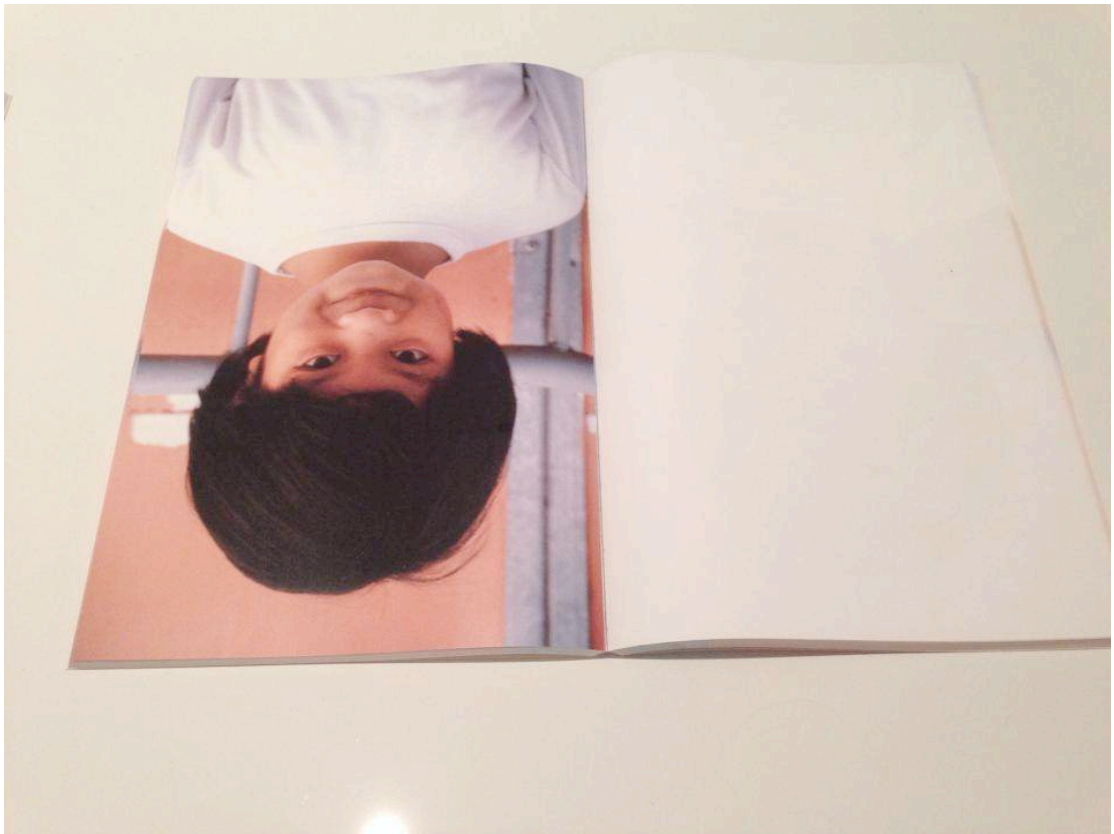
Free art space (Helsinki university of the ar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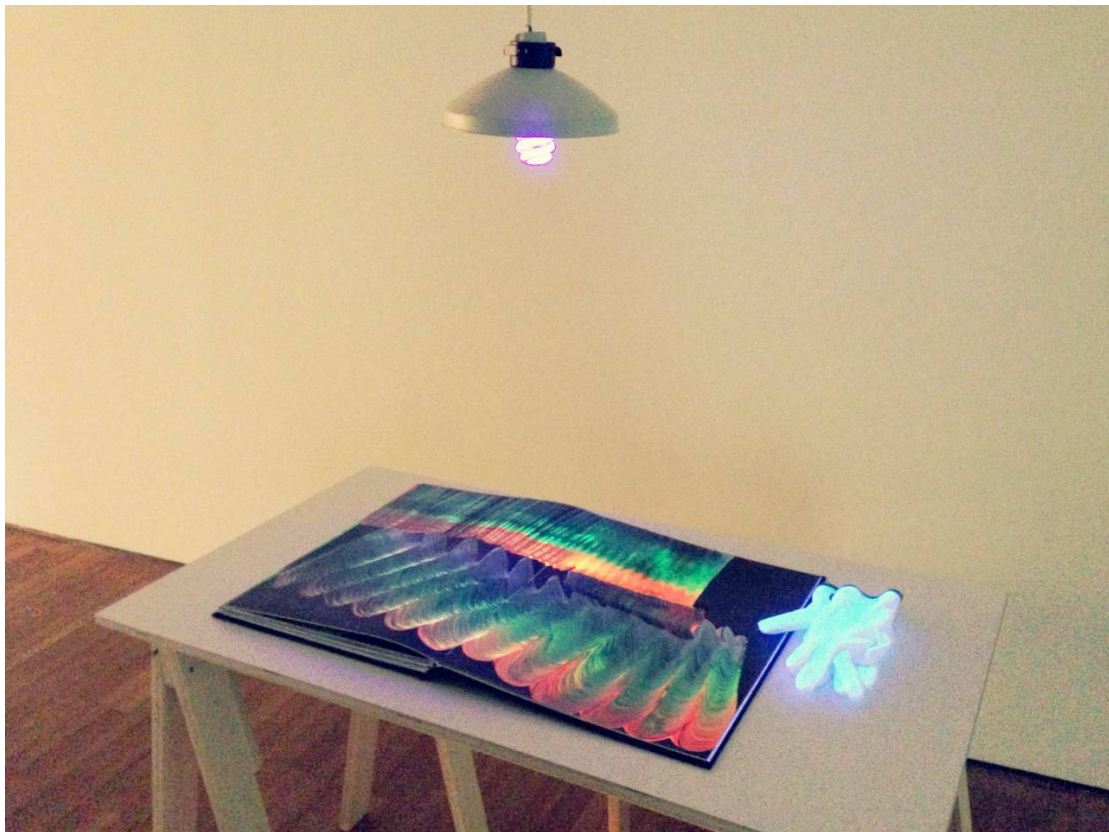
Kuva/Tila (Helsinki university of the arts)



Ateneum Art Museum, Helsinki



Kiasma, Helsink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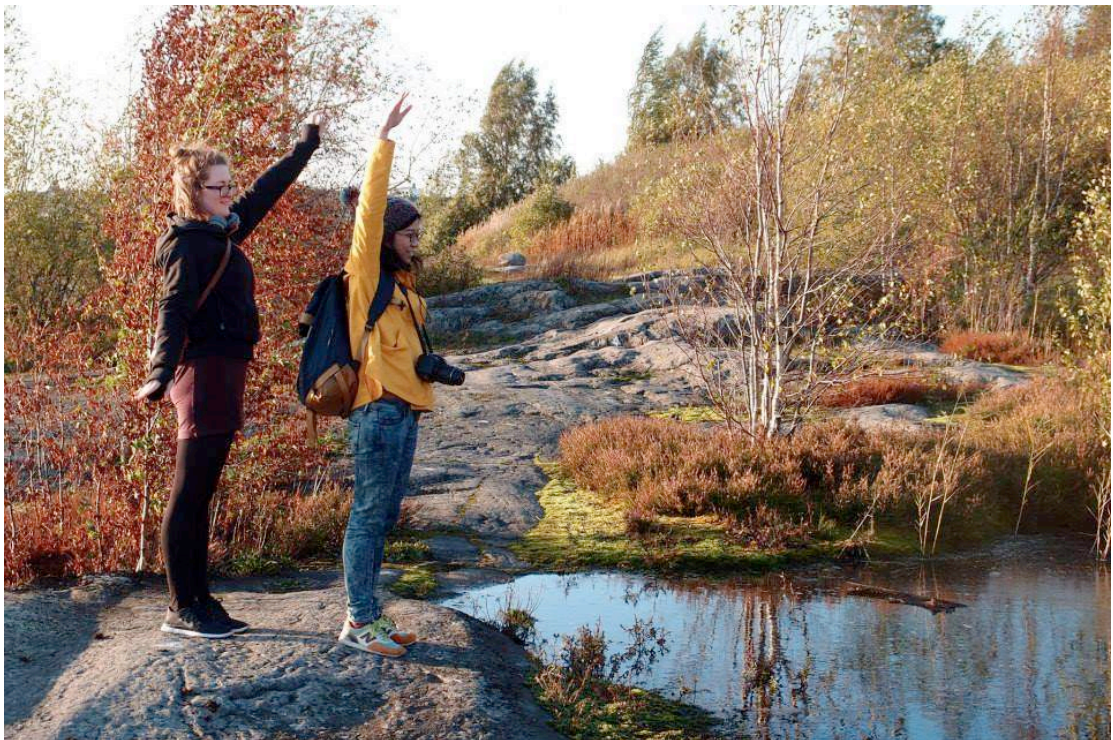
KUMU, Tallinn



Movie Picnic (Helsinki Festival)



Harakka island (artists studio)



Harakka island (artists studio)



三千年前的樹，Merimiehenkuja



朋友家的桑拿小屋外，Merimiehenkuja



Arabia 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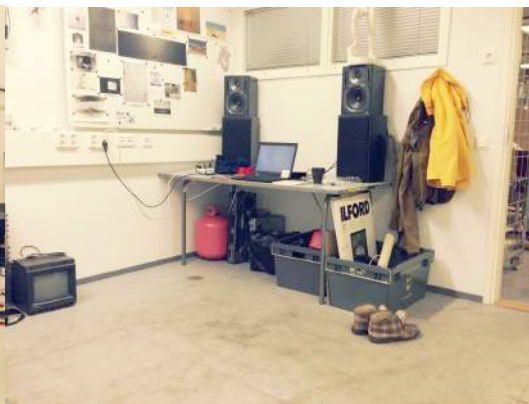
蘑菇！Sepänmäki 森林



蘑菇！Sepänmäki 森林



瑪拉在最喜歡的 material room



studios in kuva



以第一個造訪曼圖哈留亞洲人的身份被地方報採訪。



Pigment from Nature Workshop